

◆ 故 ◆ 事 ◆ 集 ◆



金 丝 鸟

JIN SI NIAO

目 次

金丝鸟·····	黄旭初(1)
姐妹俩·····	张桂生(10)
角度·····	李克明(18)
二改黑板报·····	徐吉敏(26)
一件崭新的破棉袄·····	张守诚(35)
人“梯”·····	吴 牧(45)
说迷·····	徐志松(53)
说亲·····	袁合群(60)
谁是谁非·····	杨积彬(66)
“幸福”“美满”·····	李克明(73)
火炬·····	张爱斌(80)
小房东的故事·····	李德航(88)

金 丝 鸟

黄 旭 初

四季春公社有个春风庄。春风庄尽西头，住着金二娘。金二娘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金线，早已出嫁；小的叫金丝，还在身边。表面上，母女俩倒也言和意顺；骨子里，母女俩可不是一条心。春风庄的人都清楚，她母女俩一人心里揣着一杆秤。

金二娘今年六十多了，因为心宽体胖，看上去只有五十几。无论是谁，她都要拿她心里那杆秤衡量衡量。她有个标准，那就是：心眼灵活嘴皮巧，八面玲珑有门道。按照这个标准，她给大女儿金线找了个乡村泥瓦匠。这人手艺活倒不怎么样，有人说他砌的锅灶，十座就有五座出不了烟。可他生得有张巧嘴，人说他死人骨头也能说成是腊肉香，就连树上的麻雀也能哄得来下油锅。他对金二娘的脾性，摸得细透细透，尽力投其所好，而且百般地献殷勤，初一送篮鱼，十五送刀肉，加上甜言诱说，软语调和，不到半年时光，金线就过门了。近几年里，这个“人牵着不走，鬼引着飞跑”的泥瓦匠，竟然成了全四季春“红”极一时的人物。那是因为他七四年春上，带头组织了个什么“批林批孔联络站”，在公社内到处揪“走资派”，抓“现代大儒”，批“唯生产力论”。真是时来运转，不久，

他竟受到破格提拔，一跃当上了区税务所副所长。喜得金二娘做梦也笑醒了几回。在金二娘心目中，大女婿成了天大的能人了。她几次在小女儿金丝面前夸姐夫，说：“丝啊，能人凭张嘴，笨人跑断腿。不是我说过头话，我早就看出你姐夫日后有点名堂，你看他现在多红！听说他就要参加党了，说不定还要选到县里当个委员咧！娘也要给你谋个能人，要胜过你姐夫十倍！”每当听到这些，金丝总是对娘瞥一下眼睛，轻蔑地说：“娘，莫掀早了锅盖，出早了热气哟！”

金丝今年二十五岁，是公社业余剧团的“尖子”演员，能演戏，特别能唱歌，曾参加过省里文艺会演。她那珠圆玉润似的歌喉，唱到最高处，真是“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说起词儿来，声分平仄，字别阴阳。人说演员是三分扮相，七分眼神。小金丝是诸功齐备，举止动人。全四季春都知道春风庄有只“金丝鸟”，就不知这只美丽的“金丝鸟”将来落在谁家窝里。自然，金丝成了娘的心头肉、掌上珠。别看金丝喜唱爱跳，她可最讨厌那种轻浮的小伙子。每次她姐夫来，她连话也不跟他说一句，总是找个由头跑掉。金丝也暗地用她心里那杆秤，衡量过全公社的小伙子，衡来量去，她选中了本庄的二厚。当然，这只有她自己知道。但是七四年春上一件事，却促使她对二厚下了决心。

那年春上，她在一次演出后，经过公社的广场回家去。只见广场上围着一小群人，抬头一看，她姐夫也坐在台子上，得意地看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在指斥一位老年女干部。她心里怦怦直跳，挤过去一看，她吓呆了！台下站着

一位剪着齐耳短发，穿着一身补钉的灰布衣，头上被压着砖瓦的女干部，豆大的汗珠从她脸上直往下滚。啊，那不是县委书记周姨嘛！他们怎么批斗起她来？！金丝对周姨的尊敬，是超过对全县所有干部的。过去，她为解放四季春这块土地，多少次出生入死，身上留有五处伤疤，她的血洒在四季春这块土地上；现在，她为了建设美好幸福的四季春，忍着巨大的伤痛，在这里蹲点，领着大伙一心一意干社会主义，她的汗又滴在四季春这块土地上。姐夫一班人是在搞批林批孔吗？绝不能让他们这样干，今天怎样也要把周姨救出来！可是自己势单力薄，她能斗得过那群人吗？这时，身后突然开来一辆“东方红”拖拉机，从驾驶室里“噔”地跳下一个小伙子，他紧闭着厚厚的嘴唇，睁着一双发怒的大眼睛。只见他急急地分开那群人，就同拨开路旁野草那样不费一点力气。他大步赶到台前，说：

“县委通知周书记回县，公社让我来接她。”说罢，伸手取下周姨头上的瓦片，一下砸得粉碎，就将周姨扶进驾驶室，砰地一声关上铁门，又重重地按了声喇叭，拖拉机就呼隆隆开走了。金丝这才看清，这小伙子不是别人，他正是庄上的二厚。她顾不得和姐夫辩论，也顾不得看那群人的狼狈相，一边呼喊：“等一等！”一边朝飞跑的拖拉机追去。这天晚上，金丝把周姨接到家里，和她同睡一张床。周姨同她讲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要她千万不要学那些人，要她为党为人民为集体，少说空话，多做工作。第二天一早，当周书记搭二厚拉肥料的拖拉机进县城的时候，金丝特意煮了十个鸡蛋，送进驾驶室。她相信二厚一定会照料好周书记，她真想喊一声：“二厚哥！”可是没有喊出口。

二厚姓柳，今年整三十岁。在四季春公社，他也是出了名的，不是出名于活跃，而是出名于老实。旧社会夺去了他的父母，使得他从小就养成一种沉默寡言的性格。他象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一年三百六十天，只知道开车，修车，干活，劳累，稍有点空，就趴在桌上划呀，算呀，好象生活里别的什么事都和他无缘一样。比如说成家吧，好象他根本不知道人长大了还要成个什么家。其实，二厚心里那杆秤上，时刻都挂着个“大家”。你看，只要二厚一回春风庄，许许多多令人敬佩的事就相继出现。那坏了的碾轴不声不响地修好了，井台上折断的轱辘摇把换新了，五保户的院子里又多几捆柴草了，队里的粮仓边又发现药死的老鼠了。这些事都不知道是谁做的，但村里人心里也都有一杆秤，大伙儿都把这些记到二厚名下。你说怪不怪，这样一个好小伙子，在金二娘心里那杆秤上一称，却只称出来一个字：傻。有一回，金二娘送来一麻袋熟玉米棒，要二厚带进城卖，等金二娘中午收工回来，那袋玉米棒却挂在门边的大铁钩上；又有一回，金二娘要上县城卖菜秧子，想就便搭二厚的拖拉机，任凭金二娘喊破喉咙，二厚坐在驾驶室里，连头也不回一下。还有一回，二厚进山给公社拉木材，金二娘请二厚顺便给大女婿的几根木料带出山，谁知木料上了车，开车前一分钟，还让二厚从车上推了下来。三回一碰，本来对二厚印象就不好的金二娘，还能不生气吗？她在金丝面前数落二厚，说：“怪不得人常说，‘忠厚是无用的小名’，二厚那脑子太不转了！我看他只好一辈子让锁看门，拿灯作伴，哪家肯把女儿配给他！”金丝听了，只在心里笑。

鸟心隔毛衣，人心隔肚皮。金二娘骂二厚骂得最厉害的时候，恰恰是金丝对二厚感情最浓的时候。她经常偷偷地跑到村东头那间小草屋，从门后取下二厚的脏衣服，洗好后又偷偷地送到二厚屋里晾起来。二厚心里奇怪，但他嘴上挂着“千年锁”，从来不向人打听什么。今年秋后，公社水电站正投入紧张的施工，二厚一心扑在工地上，很少回春风庄。好容易瞅得二厚回来，金丝又偷偷拿走二厚的床单，正要出门，迎面碰上二厚，羞得她满脸比化过妆还要红。她生怕二厚从手里把床单夺走，但二厚只是对她微微一笑，从桌上抓了一沓图纸，就急匆匆地出了门。她想把自己心里话告诉二厚，但是当着二厚的面，那真是“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哪！她多么盼望周姨能再来春风庄呀！早几天听说她还要来蹲点，怎么现在还不来呢？金丝只好给周姨写了封信，把心里话告诉了胜过亲娘的县委周书记。

人常说：螻虫飞过也有影，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金丝看上二厚，这消息就象长上了翅膀，先在春风庄里飞，后来越飞越远，飞出了四季春公社。金二娘耳朵长，她早就得知。但她总不相信。她想，把金丝鸟关在笼子里，那不要憋死她！小金丝怎么会看上二厚？说说笑话还差不多。可是有几回，金二娘自己也有觉察，这才真的不放心了。她要趁早给金丝找个城里人，免得弄假成真。思来想去，金二娘也想到县委周书记身上，多么盼她早点来呀，一来同她商量，二来把这件事托付给她。

时光易过，转眼又是深冬。春风庄家家户户欢天喜地，都在准备迎接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个新春佳节。听说，

水电站节前就能发电，家家户户的电灯泡早就挂在屋子里了。那天晚上，金二娘没让女儿上水电站工地，她留住金丝，说：“丝啊，娘一生心里搁不住话，外头风传开了，说你找上了二厚，真有那事吗？”金丝想说是，又不想说，她怕把事情搞僵了。金二娘又说：“说你刁灵，你才真痴哩。自古只见撑船就岸，哪见过撑岸就船？你不想好，娘还要脸面子哩！”听，娘这话多戳心，金丝不耐烦了，顶了娘一句：“再要絮絮叨叨我就走开，疑心生暗鬼！”金二娘也烦了，说：“大海无风浪不高，大树无风枝不摇，一人说是假，百人说是真，人家会造你的谣言？一生大事，切莫当玩，要放在心上称一称！”金丝知道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眼前又出现了那天公社广场上姐夫那张脸，娘心中的“标准人物”，不就是这种到处卖嘴皮子，钻营拍马，踩着别人的脊背想往上爬的人吗？她在心里“呸”了一口，气愤愤地说：“我称过了！只怕你那杆秤的定盘星歪了！”金二娘一听，不觉怒从心上起，正待发作，忽听门上“笃笃”两声响。她思谋准是二厚来找金丝，哼，当我不在家哩，来了正好，我正要扫扫他的兴头。金二娘撇下女儿，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门边，死劲地把门闩拉得炸响，没好气地说：“天黑了，眼放清明点，莫找错了门头！”

“跑了几十年，错不了！”从门缝里传来一句熟悉的声音。

金二娘慌忙把门扇拉开，惊喜地叫了起来：“啊哟，是周书记呀！丫头惹我生气，我日盼夜想地望你来呀，快进来！”金二娘一边说，一边接过周书记的小背包。

一听周书记真的来了，金丝当然高兴。但她有意躺在

床上，一声不响。周书记刚坐好，金二娘就数落开了。她把金丝看上二厚的事说给周书记听，最后她说：“周书记，你在城里熟人多，你给这丫头作个主吧，我心里那杆秤也就放得下了。”

周书记满口应承，说：“你这么相信我，我一定使你满意。不过你刚才说二厚这不好，那不好，我可不能同意。县委正在整理二厚的先进事迹，要送到省报去表扬他哩！”

“表扬他？！”金二娘一惊。

“象二厚这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少说空话，多做工作的典型，难道不应表扬？”

“噢，那，那当然！”金二娘支支吾吾，不知该怎么回答。

周书记接着说：“不但表扬，我们还要号召全县人民向他学习！他为了早日改变四季春的面貌，早日修好山后的大水库，花了多少心血，把拖拉机改成推土机，使大坝提前三个月完工；秋后安装水轮发电机，他在工地领头大搞技术革新，使安装工作至少提前一个月完成。可以有把握地说，原定明年春耕前送电，现在可以提到春节前！”

金丝躺不住了，她激动得坐了起来，说：“周姨，太好了，太好了！有了电，我们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有坚实的基础了！”

“说得对，”周书记坐在金丝身边，说，“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金丝啊，这些都是靠嘴皮子吹出来的吗？要埋头苦干，只有大干才能大变呀！”

周书记一番话，说得金二娘心里难受，她想要说什么，忽然又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急忙去开门。只见大女

儿金线哭哭啼啼一头扑到她怀里。金二娘的心怦怦直跳，她不知出了什么事。一打听，真把她吓懵了。金线告诉娘，她男人和城里一个坏分子勾搭在一起，搞了个地下运输队，今天早上被县公安机关拘留审查了。金二娘听罢，如雷贯耳，与其说是她扶着金线，不如说是金线搀扶着她。母女俩走进屋子，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响。

金丝并不感到意外，她对娘说：“我早就说过，你心里那杆秤定盘星歪了，你还不信呢！”

周书记给金二娘递过一碗茶，说：“光难过没用，好和坏，正确和错误，不比是认不出来的。你应该仔细地想想。”金二娘微微点头，突然，她失声地哭了。

一个星期后，正是腊月二十八，电站开始送电了。强大的电流，从水库旁的发电机上，带着幸福和欢乐，流向全四季春公社，大村小庄到处一片光明。公社决定放假五天，让社员欢度春节。在周书记的帮助下，二厚和金丝决定成家。金二娘满心欢喜地为二厚扫房间，烧茶水，准备迎接前来祝贺的乡亲。这天，全公社一万多人，在电站工地为二厚和金丝举行了新颖别致的结婚仪式。县委周书记把“五好社员”的大红奖状赠给二厚，接着又将“优秀宣传员”的奖状赠给金丝。大坝下鼓乐齐鸣，鞭炮轰响。两名少先队员跑上前来，给二厚和金丝戴上大红花。这时，一群小伙子高喊要金丝唱歌。这难不倒她，她大大方方地唱了一支《社员都是向阳花》。姑娘们也赶热闹，她们也喊着要二厚唱歌。这下可难坏了二厚，急得他象喝了一瓶大曲酒，脸上一阵比一阵红。他死劲地低着头，任你喊声不停，总是一声不吭。金丝急了，她说：“大伙都晓得，

他只会按喇叭，我替他唱一个吧！”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
金丝放开歌喉，轻松地唱了一首革命民歌：

五彩云霞空中飘，

天上飞来金丝鸟。

哎——哎——

.....

红军走的是革命的路，

革命的花儿开在咱心窝。

金二娘坐在周书记身边，指着站在台上的金丝，笑着说：“看这丫头能的！”现在，她才真正感到众人对二厚的尊敬，是远远超出她的想象的；现在，二厚在她心里那杆秤上，才真正显出了特殊的份量。周书记说：“老大姐，你应该感到光荣，看，多么好的一对呀！”金二娘觉得双眼有些模糊，终于，两行热泪忍不住扑簌簌落了下来。她对周书记轻声说：“周书记，我心里那杆秤的定盘星，你帮我校准了！”周书记笑着回答：“不是我，是金丝，是二厚！”

金二娘不住地点头。她欣喜地望着缓缓开动的拖拉机，望着戴上光荣花的二厚和金丝并肩坐在红彤彤的驾驶室里，望着他们身后那锣鼓夹着鞭炮，笑语夹着歌声的长长队伍，她感到有一阵温暖的风，吹遍全国大地，吹遍全四季春公社，吹进了春风庄，也吹进了她的心坎。

姐 妹 俩

张 桂 生

说是亲姐妹，照性格说来，谁也不会相信。

姐姐海英是全市闻名的劳动模范、技术革新能手，干了八年车工，生活做到了一九八五年，还没出过一次废品。记者来采访她的时候，她总是搓着两只手，低着头，微笑地抿着嘴，半天不说一句话。问急了，她用手指着墙上贴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标语，羞答答地说：“干社会主义就应该鼓足劲、争上游呗。”说完大眼睛朝你扑闪扑闪，就再也不吭气了。她平时沉默少语，干活时更不声不响。她这个脾性，全厂上下，无人不晓。

妹妹海兰却和姐姐海英完全两样。海兰一天到晚就象只不知疲倦的百灵鸟一样，叽叽喳喳地没个停，干活的时候还要哼上几句黄梅戏。有一点事马上就能让全车间都知道。而且，她有点那么逞强好胜，想跑在一切人的前头，什么事都爱占上风。因此，大伙儿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辣妹”。

一九七六年十月，这是个金色的十月，胜利的十月啊！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天地欢歌，全民普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们的工厂也是一夜百花



开，震天地动乾坤的锣鼓响天外。欢庆胜利的时刻，我们金加工车间全体职工掀起了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海英和海兰这对亲姐妹也上了劲。调皮的辣妹海兰不找张不找李，专找姐姐海英比一比。这天下午，海兰给姐姐写了一张挑战书，挂在海英的车床上，还眉飞色舞地说：“海英姐姐，是老鼠就怕大花猫，是猎手就莫怕东北虎，你是劳动模范，这回我要和你赛一赛，怎么样？”

海英干活正在劲上，连头都没抬一下，只是微笑着说了声：“好哇！”又一丝不苟地干着活。海兰对姐姐这种举动非常不满，招呼也不打一个，就气呼呼地一转身，“噔噔噔”地跑了。她想，就算你是全市劳动模范，也不该这般傲慢，哼，我非得撵过你不可。

工厂的早晨，朝气蓬勃，气象万千。还没到上班时间，车间里就人欢机唱，热气腾腾。不管是双鬓染霜的老师傅，还是稚气未退的小学员；不管是孩子妈，还是姑娘们，大伙儿都挽起衣袖干。真个是：英雄好汉显身手，你追我赶争上游。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海英和海兰的对手赛，这真是针尖对麦芒啊。

姐妹俩一前一后，都提前进了车间。妹妹海兰在前，

昂首挺胸，甩手阔步，嘴里还有节奏地哼着：“工人阶级硬骨头……”。一到车床边，就把电门一开，“哧——哧——”地干起活来。海英跟在妹妹后面，象往常那样，静静地走近车床，有条不紊地作好准备工作。还从工具室里把妹妹忘记拿的油枪拿来，送给海兰。一切准备就绪，她便手脚麻利地开动了车床。

竞赛就这样开始了。

这边，海英开着六尺长的车床，胆大而又心细，稳重而又洒脱，加工着一个又一个摸着发热，看着闪光的产品。

那边，海兰也开着六尺长的车床，动作麻利，干劲十足，活象比赛场上的摩托运动员，全神贯注地驱赶摩托车，向目标疾飞猛驰。

初战的一个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中午一休息，海兰路过海英车床边，拿眼斜瞄着姐姐加工的产品。一看，亮晶晶的产品，摆在架上十个一排，整整齐齐地摆了五排。海兰暗自高兴，心里说：“嗯，只比我多两个，下午使点劲，准能撵得过。”

吃中饭的时候，海兰端着碗，嘴里嚼着饭，眼睛却在打转儿，脑子里闪出了一个新招儿。她来了个“笨鸟先飞”，饭碗一放，就跑进车间，提前半个小时开动了车床。等到海英她们来的时候，海兰已经加工好了六个。只见这个辣妹偷偷地望着海英，乐得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海兰想：“不怕不识货，就怕比比看，这回我多车了六个，减去你上午多车的两个，还多四个。就算你这个劳动模范比别人能，下午再比我多车两个，我还多两个呢，嘿，嘿！”

看你能有啥招儿超过我。”

一下午，亲姐妹赛得更热火。谁也没有顾得上去看对方的战果。辣妹海兰更是埋头奋战，不去在意周围的一切。

下班铃一响，海兰一下子愣住了。仿佛是突兀其来的春风吹开了百花一样，满车间都贴满了红蓝黄绿的战地快报。其中一张红得特别显眼，许多人都被吸引过来了。海兰顺势挤了过去，几行大字马上闯入她的眼帘：“亲姐妹竞赛，战果都精采；双双突破一百关，海英暂胜小海兰。模范姐姐带妹妹，就看海兰怎么赶？”三伏天的爆竹一点就响，辣妹海兰一看，心里马上就嘀咕开了：“好哇，还是比我多车两个。瞧着吧，明天我非把你撵过去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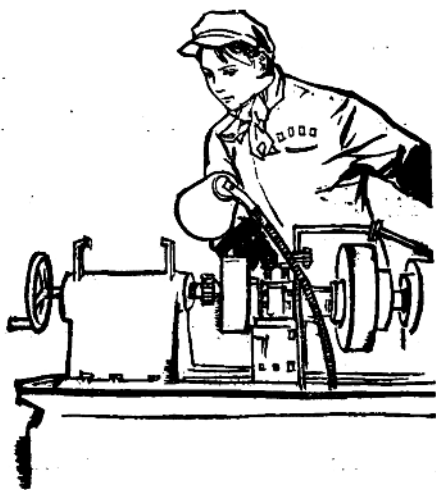
竞赛的第二天一大早，离上班还有个把小时，海兰就进了车间。一想到要撵过姐姐，她就把车刀转速加快，工件和车刀接触，发出刺耳的尖叫，机床周围的地面仿佛都在颤抖着。快响上班铃的时候，海兰累得满脸热汗淌。她顾不上休息，也顾不得擦汗，一心一意地要多车几个，留点储备“粮”，巧度来时“荒”。正干得起劲时，海英来了。海英拿着毛巾爱抚地替妹妹擦汗，边擦汗边说：“干社会主义，光凭加班加点拚体力不行，还要多动脑筋，搞技术革新。”说着，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改进车刀的草图和一把车刀，递给海兰说：“这张草图我画了几十遍了，这把刀是昨晚才磨的，来，我们一起琢磨琢磨。”

海兰这个辣妹是个宁可汗水洗澡，不肯多用头脑的人。她用眼睛瞅着自己加工的产品，齐崭崭的二十个，心想，今天胜利是穿钉鞋上宝塔——稳扎稳，就更顾不上动这份

脑筋了。于是，她把姐姐海英递过来的草图和车刀推回去，漫不经心地说：“赛过以后再搞吧。”话音未落，她又干起活来。

妹妹的脾性姐姐当然了解。这个时候，你就是请严凤英来唱黄梅戏她也不会听进去。海英微笑着摇摇头，没再说一句话，就回到了自己的车床上，琢磨着改进车刀。这改进车刀，在海英脑子里考虑了好久，大小试验进行了二十多次，光星期天就占用了几十个。最后，她决定把原来的一个刀刃，改磨成两个刀刃，一个刀刃比一个刀刃高，这样干活原来干三刀，现在只用一刀就可以干完了。经车间主任同意，海英将昨天晚上试磨的车刀安在车床上，自己先试起车来。试验了大半天，确实又快又好。海英心头一喜，就关上车床，磨了一把刀给妹妹海兰送去。

海兰接过姐姐送来的革新刀，就象大年三十晚上喝了瓶茅台酒，不禁浑身一阵发热。可是，这位一贯逞能好强的辣妹，从来就反对依靠别人的力量搞竞赛。按她自己的一句口头禅说：“宁喝开眉粥，不吃皱眉饭。”所以，对姐姐送来的车刀，她虽然很感动，很激动，还是退给姐姐不愿用。她认



为搞劳动竞赛，胜要胜得亮堂，输也输得净落。用了竞赛对手海英的革新刀，即便自己胜了也不光彩。何况在海兰心里，今天胜海英是竹篮里抓螃蟹满有把握的呢。

海英对妹妹的举动感到不解，她耐着性子喊了两声“海兰”。可是这个辣妹连头也不抬，一个劲地干着活。海英无可奈何地笑笑，又回到自己车床上干起活来。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别看海英改进车刀耽误了工时，暂时比海兰落后了，但海英试制的革新刀就是奏效，不到吃中饭，海英就赶上了海兰。海兰借着领料的工夫，路过海英车床前一看，不禁双手一抱脑袋，舌头伸出嘴外，好家伙！我的妈妈，她哪里来的神招儿。海兰再也不敢多站一分钟，急急忙忙去推料。

海兰也不是没有心计的，论聪敏她不比海英差，墨水还比海英多喝了两年，技术革新的甜头她也尝过。可这回——，瞧，海兰那两条月牙眉蹙到一起了。她在想什么呢？海兰一边往回推料，一边在心里琢磨，她自言自语地说：

“姐姐工效那么快，一定是使用了革新刀，照这样下去，我海兰拚掉性命也撵不过啊。”海兰想到这里，急得象火烧了眉毛，刺扎了脚。她急急忙忙地把料卸下，拿起工具箱里的车刀就想到磨刀房去改进改进。哪知道，她的双脚还没迈开，那手里的车刀就变得沉重起来，脑袋也发胀了。技术革新可不象唱歌哼曲那么容易呵。姐姐是革新能手都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自己技术没有姐姐好，现在又是比高低、争胜负的节骨眼上，要是半天磨不好，那不是骠子翻跟斗两头不落实吗。只见海兰咬紧下嘴唇，右臂在胸前一晃，好象在说：哼！再加点码，也不一定就撵不上。于是，